



目眩神迷的七彩丹霞。

扬武威，张臂掖

都是一击即中、直刺胸臆的美，江南如泼墨山水，风骨清俊秀逸，琉璃玉匣里三尺龙泉清光湛湛；河西却似鲜活秾艳的重彩朱砂，朔漠风沙迎面，长枪寒光隐隐，红缨猎猎如血。

自东向西观望，此地主要分为石羊河流域的武威盆地、黑河流域的张掖—酒泉盆地、疏勒河流域的瓜州—敦煌盆地三部分。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这四座连成一线的郡城，加上30多座属县县城，牢牢控制住走廊地带，仿佛汉朝张开的铁臂，攥住了西域。

凉州七城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。武威，又称凉州，历史上曾先后成为五凉古都、唐河西节度使治所、西夏陪都，素享“西北首府，天下要冲”“五凉京华，河西都会”之誉。铜奔马（马踏飞燕）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，《凉州重修护国寺感

通塔碑铭》则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，但几年前从上海出发奔赴河西的时候，我对武威比较深刻的印象，反倒是鸠摩罗什寺。

鸠摩罗什曾滞留凉州近十七年。据《高僧传》载：“什为人神情朗彻，傲岸出群，应机领会鲜有伦匹者。笃性仁厚，泛爱为心。虚己善诱终日不倦。姚主常谓什曰，大师聪明超悟，天下莫二；若一旦后世，何可使法种无嗣？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。自尔以来，不住僧坊，别立解舍，供给丰盈。每至讲说，常先自说譬喻：如臭泥中生莲花，但采莲花，勿取臭泥也。”由此可见，鸠摩罗什实在很妙，破戒的大师也毕竟还是大师，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”——仅这几句译文，便早已注定令信众俯首叹服的宿命。

银武威，金张掖，民间传。吟罢《凉州词》，再唱《八声甘州》。张掖，又称甘州，既是河西走廊上东西干道——河西大道——的重镇，又是南北干道——蒙藏通道（居延海、扁都口）——的要津，其“断匈奴之臂，张中国之掖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